

百家 随笔

值得一过

游宇明

1月27日,著名文学翻译家、《呼啸山庄》译名首译者杨苡病逝,享年103岁。杨苡多才多艺,她能够翻译,译作《呼啸山庄》《永远不落落的太阳》《俄罗斯性格》《伟大的时刻》等广有影响;她也能写作,自1936年开始发表、出版作品,出版了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》《青青者忆》《魂兮归来》等文学著作,有的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传播。回首自己的百岁人生,杨苡说了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:“人生值得一过。”

“人生”为什么“值得一过”,杨苡没有细说,我个人觉得,这句话至少包括以下内含。

人生的风雨值得品尝。一个人再幸运,也总有自己的麻烦、苦楚,敢于直面风雨才能走出来。就说杨苡吧,她1919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,父亲杨毓璋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,可谓含着金钥匙出生。然而,她是姨太太生的,因为父亲的早逝,备受歧视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,杨苡迫不及待地投身进步运动,高门深院却把她困在旧家庭中。苦闷中,她读了《家》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,在巴金的鼓励下,将坚持学习作为人生的出口,通过文字为与自己相似的青年找出路。她也真的走出来了,先后上了天津中西女校、西南联大外文系,后来成为大学教授。

人生的幸福值得珍惜。杨苡一生非常满意自己的文字生活,她曾对女儿赵蘅说:“我写作是一

种快乐,不像你们为了出版。”她说,当年翻译《呼啸山庄》时,“院子里哗哗啦啦下着大雨……灵感就从风雨中来。这就是一种玩法,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。”为了这种“快乐”与“好玩”,她90多岁还在写作,100岁还在修改自己的口述自传。2003年,杨苡骨折住进了医院。8月13日,她的女儿赵蘅与其姐姐捧着鲜花进病房,杨苡脱口而出:“今天是我的钻石婚。”说完便像个害羞的小女孩用被子蒙住头。

人生的付出值得自豪。人活在世上,想“躺平”,不用劳心劳力,你天天可以睡到自然醒,不过,这样的结局也未必美妙,世间那些夫妻不和的、天南海北躲债的、被列入那个那个黑名单的,多半是此类角色。杨苡牢记巴金“多读、多写”的叮嘱,到了百岁,依然睡得很晚,她说:“我舍不得,我的时间最好就是晚上10点以后,看书。”她还每天早晨坚持读报,雷打不动,尤其喜欢晚报上的社会新闻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阅读、教学、写作、翻译贯穿了杨苡的百年人生。也正是这种“永不言退”的付出,使她成为中国当代翻译史上的巨人之一。

从一本书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话,一个人吃葡萄,先挑大的吃,是悲观主义者,他担心剩下的葡萄变坏;先挑小的吃,是乐观主义者,他相信自己的葡萄一直会那么好。对这个观点,我不以为然。但人必须乐观,却是我一贯认同的。一个人乐观,遇到挫折、失败才想得开,也才会思考如何“解套”。对什么事都悲观失望,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糕。

与执着向上的态度比,更重要的还是用心付出。敢于品尝风雨,不是坐等甚至制造更多的风雨,目的是走出风雨;希望珍惜幸福,不是要坐吃幸福的老本,而是要创造新的幸福;悦纳自我的付出,不是要找心理平衡,而是要认同“真正的成功是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创造成果”,让一次一次的付出垒高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的海拔。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“行胜于言”是先人的教诲,值得我们当作永久的座右铭。

人生的确“值得一过”,只有付出的人,才有资格享用这种“值得”。

“宋诗诗要转学了!”钟虹追上准备下班的同事邵惠明,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啊?那真的太可惜了!”邵惠明叹了一口气,“钟老师,她为什么转学?”

“我估计是跟评不上‘市级优秀学生’有关。”钟虹的眼圈红了起来,“本来诗诗已经是‘区级优秀学生’,我校只有她获得了这荣誉,极有机会评上‘市级优秀学生’。唉,如果是跟其他学校竞争败下阵来,我服气!但偏偏是输给了本校的朱小辉……”

“那我们就巴巴地看着宋诗诗转学了?”邵惠明焦急起来。

“我这不是急吗?”钟虹猛一跺脚,“我想和你去诗诗的家里家访,看能不能让这事出现转机。”

钟虹与邵惠明驱车赶往位于半山腰的宋诗诗家,却见她家的小洋楼铁门紧锁。钟虹给宋诗诗的爸爸宋以康打电话。电话打通了三次,都无人接听。钟虹纳闷了:他们到哪儿去了?连电话也不接?她思忖片刻,无奈地说:“那老师,我们先回去吧。我晚上再过来。”

邵惠明瞥了一眼四周,只见零零星星的几幢楼房附近,树林茂盛,杂草疯长。她说:“你一个人来我不放心。我陪你。”

到了晚上八点,钟虹再打电话

转学

黄福胜

给宋以康,想不到这回他接电话了:“钟老师,不好意思,我刚到家。”

钟虹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,她说:“我马上到你们家。”

钟虹与邵惠明一路进宋以康的家门,宋诗诗就急忙奔过来,叫了一声:“老师好!”忙不迭地为老师倒茶。

宋以康招呼两位老师坐下,再朝妻子丢了一个眼色:“何燕,你带诗诗上楼做作业,我跟老师聊就可以了。”

何燕嘟囔了一声:“就你行!”便拽着诗诗上楼去。

钟虹与邵惠明一脸茫然。宋以康搓了搓手,努力挤出一丝笑容:“两位老师,让你们费心了!”

“应该的,应该的!”钟虹她们笑了笑。

宋以康说:“我已经让朋友在南头镇找了学位,想让诗诗转换一下学习环境。”

“哦,诗诗年纪那么小,要跑到南头镇读书,作为父母,放心

她吗?”钟虹瞅着宋以康问。

“那有什么办法?只能麻烦她外婆照顾她了。”宋以康嘴里喋喋不休,“我就不相信,我的女儿是蠢种!”

邵惠明呷了一口茶,缓缓地说:“诗诗爸爸,我理解您的心情,但您仔细想一想,您这样让诗诗转学,会给她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?”

宋以康瞥了他们两个一眼,目光迅即游离开了。他说:“我都考虑过了,但我相信我女儿的适应能力,也相信她以后会理解我。”

钟虹和邵惠明看见宋以康的态度那么强硬,只好细心地跟他讲道理,努力去说服他。

宋以康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说:“给你们添麻烦了,请回吧。”

钟虹说:“我想爸爸妈妈,我想老师同学……我也想到了这一次落选。我终于明白了,我评不上,那是因为我还没能做到最好。”

钟虹将诗诗拥入怀里,动情地说:“诗诗,真懂事!”

我和这两棵苦楝树相交,已经四十多年了。

四十多年前,我在大堤上散步时,偶然发现了两株树苗:不到一米高,亭亭玉立,深绿的叶子,细细的青绿的茎干上,布满黄白色的斑点。这两棵苦楝的种子可能是从飞鸟的嘴里掉落的,就在这里生根发芽,自然生长了起来。

这里是清朝末年遗留下来的防洪大堤,新中国成立后,在城外筑起了更加雄伟的大堤,老堤就失去了防洪功能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老堤作为一种历史遗存,就那么半荒废着,没有人怎么管理,也没有人敢去破坏,堤坡上生长着杂草和灌木,这样的环境,给了两棵苦楝树闲适自在的生存条件。

春雨滋润着它们,夏阳沐浴着它们,秋风梳理着它们,冬雪考验着它们。它们快长成大树了。

不像冲天的白杨或香椿,银杏那样喜欢一个劲儿地向上长,苦楝树长到一定的高度就会分叉,分了又分,树冠成圆形,华盖一般。两棵苦楝树虽然相隔三米多远,但已经枝叶交错,就像一对手相牵、臂相挽,不忍分离的情侣。

春天,苦楝树发芽很晚,清新的嫩叶淡绿色,开花更晚,银杏桃李争艳以后,还要过一段时间,苦楝树才开出紫色的花,一簇簇的,不鲜艳,却馥郁,满树的小花,氤氲的紫气,醉人的芬芳,就是一个缠绵朦胧的梦,梦中,蜜蜂嗡嗡嗡嗡,蝴蝶翩翩跹跹。夏初,花谢,苦楝树结出一簇一簇的果实,椭圆的小果也布满黄白色的斑点,很苦不能吃,我们儿时“打仗”,小伙伴们把它当子弹。秋风中,满树金黄的叶片飘飘洒洒,蔚为壮观。叶子落光了,叶柄也落光了,站在树下抬头仰望,一树圆溜溜的枯黄小果挂在枝间,印在蓝色天幕上,就是色彩绚丽、景致深邃的摄影作品。忽然,画面里飞进成群的鸟雀,来此越冬的灰椋鸟,叽叽喳喳地啄食经霜熟透的苦楝子,苦楝树上一片热热闹闹的景象。

现在,这两棵苦楝树位于樱园与桃苑之间,都合抱有余了,是整个森林公园里最大的树。从下部的树干看,每一棵都是端直、粗壮的,是两棵独立的树,但从上面的树冠看,却是一棵树,它们“枝枝相覆盖,叶叶相交通”,形成一个浑圆的大穹窿。“横柯上蔽,在昼犹昏;疏条交映,有时见日。”两棵苦楝树是真正紧紧拥抱、心相印、永不分离的夫妻树。

园林部门在树下安长椅,树旁置矮石,刻上“苦恋”,两个绿色的字,意蕴丰富,让人若有所思,若有所思。

这样,两棵苦楝树似乎不只是两棵植物,也不像樱花杏花那样只合季节性观赏,“苦恋”成了森林公园里富有文化色彩的网红打卡景点。

两棵苦楝树越长越大,继续,继续。人们纷纷来此拍照留影,照片在朋友圈转发,打卡的人越来越多。

说,一边用托盘捧着两碗东西,从楼上走下来:“两位老师辛苦了!我刚煲了鸡蛋银耳糖水。来,尝一下!”

何燕的出现瞬间缓和了大厅的气氛。宋以康拿起烟,笑了笑说:“我到外面抽会儿烟,你们聊。”

“你们可不知道啊!”何燕一坐下,眼睛便湿润了,“那一天,诗诗知道自己评不上市级优秀学生,一回到家,就将自己反锁在房间,一整天闷在里面。我真怕她想不开啊!”

“啊?”钟虹和邵惠明的心都揪得紧紧的,连忙问:“那后来呢?”

“诗诗这孩子,一直都是班上的尖子生,从来不知道‘挫折’,是什么滋味。这回倒好,就让她好好品尝一下吧。我呢,一有时间就陪着她,开解她……”

正在这时,诗诗从楼上“咚咚咚”地走下来,扑入钟虹的怀里,喃喃地说:“钟老师,我不舍得离开你们。我不想转学!”

邵惠明惊讶地望着诗诗。

“从南山镇回来的路上,我一直都在想。”诗诗扳着小手指说:“我想爸爸妈妈,我想老师同学……我也想到了这一次落选。我终于明白了,我评不上,那是因为我还没能做到最好。”

钟虹将诗诗拥入怀里,动情地说:“诗诗,真懂事!”

苦恋

秦和元

进入新世纪新时代,市政府决定将莽莽长长堤改造为森林公园,堤顶是刷新的自行车赛道,两边堤坡及堤脚平滩规划出樱花园、桃花苑、红枫林、乌桕绿道、翠竹小径、紫藤长廊、紫薇花海等许多园林景观。两棵苦楝树规划在桃花苑的范围之内。开始,园方打算把两棵苦楝树移走,刨开土发现两树最粗的根都是双向伸展,它们从阻隔的巨石底下钻过去,钻过去盘根错节,合二为一,难以分开。

于是修改了规划。现在,这两棵苦楝树位于樱园与桃苑之间,都合抱有余了,是整个森林公园里最大的树。从下部的树干看,每一棵都是端直、粗壮的,是两棵独立的树,但从上面的树冠看,却是一棵树,它们“枝枝相覆盖,叶叶相交通”,形成一个浑圆的大穹窿。“横柯上蔽,在昼犹昏;疏条交映,有时见日。”两棵苦楝树是真正紧紧拥抱、心相印、永不分离的夫妻树。

园林部门在树下安长椅,树旁置矮石,刻上“苦恋”,两个绿色的字,意蕴丰富,让人若有所思,若有所思。

这样,两棵苦楝树似乎不只是两棵植物,也不像樱花杏花那样只合季节性观赏,“苦恋”成了森林公园里富有文化色彩的网红打卡景点。

两棵苦楝树越长越大,继续,继续。人们纷纷来此拍照留影,照片在朋友圈转发,打卡的人越来越多。

细心分析,也能欣然揭秘。虽说有点“烧脑”,但一路看起来,颇有趣味。有着澳大利亚《飘》之誉的《荆棘鸟》也是她推荐后才看的,接着,我又把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《百年孤独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等“复习”了一遍。

有时,我们就共同看过的一本书讨论半天,就站在她的小店里,把书放在冰柜盖子上,偶有争议时,就抢着翻书找“证据”。书被翻得哗哗响,偶有不熟悉的顾客来了,诧异地看着我们,满脸不解地问:“你们在干嘛呢?”我俩相视不语,只会心一笑。有时,我或有事或懒散,便托她替我去图书馆换书,而她每次为我借的书我都很喜欢。同事们看我常跑去小店拿书,便戏称小店是我们的“联络站”。

可这个“联络站”几年前关闭了,因为生意不好。从听说小店要停业开始,直到它关闭后好几个月,我心里都空落落的。不久,有人接手小店,开了个饭馆。

现在,进出小区每每看到“××排档”的字样,我脑海中总是想起当初小店里,清泉超市。

很久没见过小店了。愿她安好,愿她在熙熙攘攘的红尘深处,永不惹红尘,永远有一泓清泉,涓涓流淌,映明月,邀清风。



春来燕舞(国画)

徐成文作

桃之夭夭

戴春兰

桃花最早从热闹的春节中醒过神来,走在春天的路上。许是认为桃木有驱邪作用,极好种植,也是为了给孩子解解馋,乡下房前屋后都会种植几棵,无赖地依偎在土墙边或园角,在黄泥黑瓦的映衬下格外明艳照人。

整个干僵的冬,桃树盘虬卧龙般的枝干在风霜里静默着,第一缕春风降临之前,眼尖的孩子已经在光秃秃的桃树枝头发现绿豆大小的芽苞,在蒙蒙春雨的撩拨下,日见日大,如花生,如腰果,越来越鼓鼓囊囊,尖上一点绯红,活脱脱就像嘟着嘴的小妹子。春风轻轻一吹,这花苞终于撑不住,“扑哧”一声笑了,却还略微羞涩,半开未匀,像深口的酒坛,里面盛满幸福的浆液。

早有性急的蜜蜂进进出出一亲芳泽,满枝桃花也芳心大乱竞相绽放。花骨朵儿带着稚嫩的青涩,半开的花苞有回眸一笑的欲说还羞,全开的桃花最见风韵:正中间一簇密密实实的花蕊,顶着嫩黄花粉,与蜗牛柔软的触角一般无二。五片花瓣呈五角星形打开,根部紫红,越往外越淡,像国画渐次晕染得粉红。那花瓣薄如蝉翼,几乎透得见光,细密纹理也纤毫毕现,客家人用“桃红花色”来形容少女吹弹可破的肌肤,实在妙不可言。

这便是乡村里最常见的毛桃了。也欣赏过花桃及油桃,花瓣重重叠叠繁复许多,花色也有深红、浅红、玫红、白色变化多端,便是改良的品种,显得高贵典雅。很奇怪的,窃以为,远不及毛桃花饱含村野趣容易亲近。

远远的,便有花香荡荡悠悠飘散过来,发酵似的越来越浓,带着糯米酒刚出酒酿时的甜醇。孩子们在桃花树下呼喊着追逐嬉戏,偶有一片两片花瓣悠悠地飘落到头上,抬头望望枝头上粉个盈盈的花朵,远古流传下的童谣便脱口而出:“鸡公子,啄尾巴,啄到婆婆树底下。婆婆出来看鸡子,姊姊出来拗桃花。桃花开,李花开,张郎打鼓李郎吹,吹到姊姊心花开。”那么多桃红红色的妹子听了,向着高远的蓝空长吁口气,脑子里不禁想起那个常偷偷来找自家的他,脸更烧得厉害。三两只雀鸟叽的一声直蹿

向云霄里去了,自成林间空中淡墨疏痕似的点缀,也把那缕情思远远地捎去了。

在泛黄的《诗经》里,早有古人深情吟唱: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……”在桃花灼灼柳树青翠的春,喇叭喇叭吹打起来,抬着大红轿迎娶一位桃红花色美丽贤惠的姑娘,那画面,只一遥想,便足以让人心旌摇曳!

而我与桃花的缘起,始于2001年的春天。

前一年,许是性格桀骜,我年度考核仅62分,接手的班级成绩和纪律根本无法与别的班相比,便觉身心俱冷,整天沉着脸,工作潦草许多。

寒假后开学的某个清晨,我刚进教室门,一大把桃花斜插在玻璃瓶中,枝干旁逸斜出,粉嫩的花瓣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,晨曦里正开得烂漫,还有许多将开未开的花苞,不待凑近,丝丝缕缕的馨香仿佛天光焕然,瞬间荡漾尽我心头所有的烦忧!

“戴老师天天快乐!”全班同学在班长的“起立”声后整齐真挚地喊道。那一瞬间,我望着四十五颗向阳的心,眼睛酸涩,多可爱的孩子,多贴心的关爱啊!已将春日般的温暖送抵我内心最深处!

我将那些灿烂的花棒捧在手心,深深地嗅下去,带着阳光与雨露的清芬在我心底流淌啊!同样是桃花,《桃花扇》描不出李香君铮铮傲骨,“桃花笺”画不尽薛涛风情万种,而“癫狂柳絮随风舞,轻薄桃花逐水流”却弃之如敝履。可桃花从不在意别人用怎样的眼神看它,春风一吹,春雨一淋,它们带着泪,站直身,开放出粉嫩花,散发出细若游丝的香,让阳光打在人脸桃花灿若朝霞的脸上,照样粲然地笑,照样年复一年一样地怒放!

风吹老了山河岁月,雨淋散了烟花月色,只有桃花,天天灼灼,在眉间心头绽放,一如初见时的鲜活模样。于是,不管红尘有多苍老,不管周遭如何喧嚣,你总在桃花树下抱紧自己的香,不迎合,不将就,专注于常偷偷来找自家的他,脸更烧得厉害。三两只雀鸟叽的一声直蹿

多年前,我们小区门口有个超市。两间相连的小门面,拆去了中间那堵墙,简单粉刷,几排货架,摆上生活日常,门口坐着老板娘,门头悬四个字:“清泉超市”。

小店门口白天、晚上都很热闹,倒并不是生意有多火爆,是附近居民总喜欢三三两两在那聚集。他们或打牌,或下棋,偶尔也支个桌子,四人“砌城墙”;更多时候,是几个人天南海北地“扯淡”——这样的场景,实在跟“清泉”搭不上边,更何况太素净了,不像超市的名字。老板娘小裴,个头矮矮,短发长脸,相貌普通,穿着打扮也很朴素。

我们每天上下班等校车,都会在小店门口逗留片刻。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挺奇怪的现象。小裴并不像一般的“老板娘”那样爱打牌好闲谈,她从不参与那些棋牌活动我能理解,要做生意嘛;可别人聊得热火朝天时,她也极少插话。很多时候她都是捧着本

书,坐在桌子后面,仿若身在静处。有人问,她便抬头,微微一笑,或起身,招呼两句。

起初,我以为她看的是婚恋、传奇类的通俗杂志。有一次,校车晚点了,我和她聊起看书,这才发现,她竟然读过很多名著,尤其是外国小说。她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茨威格、村上春树,她读过马克·吐温、简·奥斯汀,知道萨克雷的《名利场》,连劳伦斯那部“扯淡”——这样的场景,实在跟“清泉”搭不上边,更何况太素净了,不像超市的名字。老板娘小裴,个头矮矮,短发长脸,相貌普通,穿着打扮也很朴素。我们每天上下班等校车,都会在小店门口逗留片刻。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挺奇怪的现象。小裴并不像一般的“老板娘”那样爱打牌好闲谈,她从不参与那些棋牌活动我能理解,要做生意嘛;可别人聊得热火朝天时,她也极少插话。很多时候她都是捧着本

一泓清泉自涓涓

查晶芳

书,坐在桌子后面,仿若身在静处。有人问,她便抬头,微微一笑,或起身,招呼两句。

起初,我以为她看的是婚恋、传奇类的通俗杂志。有一次,校车晚点了,我和她聊起看书,这才发现,她竟然读过很多名著,尤其是外国小说。她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茨威格、村上春树,她读过马克·吐温、简·奥斯汀,知道萨克雷的《名利场》,连劳伦斯那部“扯淡”——这样的场景,实在跟“清泉”搭不上边,更何况太素净了,不像超市的名字。老板娘小裴,个头矮矮,短发长脸,相貌普通,穿着打扮也很朴素。我们每天上下班等校车,都会在小店门口逗留片刻。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挺奇怪的现象。小裴并不像一般的“老板娘”那样爱打牌好闲谈,她从不参与那些棋牌活动我能理解,要做生意嘛;可别人聊得热火朝天时,她也极少插话。很多时候她都是捧着本

“闲了就喜欢看看书”,原来我们是一样的人,我不由跟她有了亲近之心。从此和她说话明显多了,话题大半围绕着看书。她说她一直都在县图书馆借书看,一月可借三本。我便也去办了借书卡,我们常交换着看。说起来惭愧,我虽然是语文教师,但若论阅读广度,我可能还真比不上小裴。我比较偏爱古典文学,对外国文学兴趣不大;但小裴显然读过很多,我们第一次谈书,她就震惊了我。

后来,在她的影响和推荐下,我新读了不少外国小说。仅东野圭吾的书就看了好几本,尤其是《白夜行》印象较深。原本我对推理小说完全无感,刚开始读《白夜行》时,我真有点稀里糊涂的,那几想放弃了,可想到小裴说起那部想放飞舞的样了,便又耐下了性子;沉进去后,才发现确实越来越有意思,情节、线索可谓严丝合缝,又时时暗藏玄机,但只要